

跟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

在曲靖附近

在四渡赤水期间，为了甩开对我们围追堵截的百万敌军，毛主席率领我们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敌人的缝隙之中，穿插迂回于丛山峻岭之上 忽东忽西 忽南忽北。

贵州是一个“天无三日晴”的地方，我们行军中经常碰到阴雨天，走着走着就转向了。记得是从扎西回师贵州的途中，一天 彤云低垂 山山岭岭云雾缭绕。队伍正行进间 周副主席突然停了下来，看看周围的山峰说：

“不对 路可能走错了。”

我们也弄不清楚。周副主席吩咐我们打开公文包，取出地图和指北针。他对照指北针 看看地图 又看看周围的地形 肯定地说：

“这是向北走。应当向东。”

队伍于是改变方向前进。

我心里挺纳闷，悄声地问范金标：

“天上不见太阳，周副主席又没有到过这个地方，他怎么知道路走错了呢？”

范金标摊开双手，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以后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几次，而且每次都证明周副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为这件事，我们又向一些干部请教。罗参谋对我们说：

“周副主席有惊人的记忆力。他看了地图，地图上的一山一水就像印在他的脑子里一样。而且他善于把地图上的符号和现实的山川形势紧密联系起来，因此地形再复杂，他也不会转向，不会迷路。”

1935年4月间，我们中央红军终于强渡乌江，甩开了尾随的四川、贵州军阀和薛岳的部队，大军直逼贵阳。我们心中都暗暗地高兴，这一次说不定要进贵阳城了。但是，愿望并未实现。有一天周副主席告诉我们说，每人要多打几双草鞋，多带些干粮，准备继续急行军。这一来，我们只好打消了进贵阳城的念头，分别去做急行军的准备工作。经过简单的准备，很快就又背朝贵阳，向着西南方向出发了。

从贵阳附近出发以后，经常是以一天一夜一百八十里的速度，日夜兼程前进。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，其它的时间几乎都在行军。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工农红军，是打不垮、拖不烂的铁军。但是，经过这样的连续长途急行军，队伍也是相当疲劳的，前面稍微一停，后面就有人睡着了。饿了吃上一点自带的干粮，渴了喝些山涧的溪水。虽然生活如此艰苦，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苦。这就是因为人们都从自己亲身的体验中知道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，这样的长时间行军一定有伟大的战略意义。连续走了十几天，我军便进入了云南边境。后来知道，这一阶段我军直逼贵阳，目的并不是打贵阳，而是设法把云南的龙云部队调出来，以便我们进军云南，相机从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北上。毛主席说：“只要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

利。”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。眼看我军南下直扑贵阳，而贵阳守备空虚，吓得他丧魂落魄，果然听从毛主席的指挥，急令龙云把他的主力部队从云南调出来，增援贵阳。而我军却同龙云的部队对面开过，与之背道而驰，直奔云南。这一来，又一次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，使我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。

云南与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”的贵州相比，是大不相同的。这里从地势来看，虽然逐步向上，是中国西南部的高原地区，但平川很多（当地叫坝子），气候甚好，尤其是昆明附近，说是四季如春，真是名不虚传。

有一天，部队到了曲靖附近。曲靖有敌人，但已被我们的先头部队包围起来了。这一天是白天行军，我们登上一座山顶，但山顶不是山，在眼前呈现的是一片平川，这也是云南地势的一个特点。在大平川上躺着一条平整的公路，西至昆明，东通曲靖。部队踏上了公路。我们正浩浩荡荡地走着。忽听昆明方向的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，接着就出现了三架敌机。这次遇上敌机，没有吹防空号，部队也没有隐蔽，照常前进；而敌机也没有俯冲扫射，像是没有发现什么似的，无精打彩地飞走了。

我疑惑不解地问孔参谋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孔参谋说：“这很简单，十几天以前，我们还在几千里以外的贵州，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快地来到昆明城下。”

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敌人的飞机把英勇的工农红军误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队伍了。

敌机飞走不久，先头部队一位参谋来向周副主席报告：捉住了敌人两名电话兵。周副主席吩咐把他们带过来。不一会

儿，战士们把两名俘虏押到周副主席面前。这两名俘虏身上还背着电话机、工具袋和脚蹬子。

周副主席打量了他们一下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”

两个俘虏兵局促地低着头，结结巴巴地作了回答。

周副主席很和气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是劳苦大众的军队。你们知道我们的俘虏政策吗？”

这两个俘虏连连点头说：“知道，知道，红军优待俘虏。”

周副主席说：“好，那我问你们几个问题，希望你们老老实实回答。如果你们能帮助我们，可以受到奖励。愿意回家，我们发给你们路费，愿意参加红军，我们表示欢迎。”

两个俘虏连忙说：“愿为长官效劳！”

周副主席淡淡一笑，纠正他们说：“不对，应当说是为人民效劳。你们出来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检查电话线路。”

周副主席指着路旁架设的电线问道：“这条电话线通昆明吗？”

俘虏点点头。

周副主席接着说：“那你们爬到电线杆上去，接通昆明的电话，照常进行检修，报告你们所在的地方。如果他们问这里的情况，就说‘平安无事’。”

两个俘虏兵马上照办，等他们从电线杆上下来后，周副主席满意地点头说：

“好，现在就可以释放你们。你们是愿意回家，还是愿意参加红军？”

这两个俘虏要求参加红军。周副主席对他们表示欢迎，并吩咐参谋把他们送往部队。

下午，我们跟随周副主席正往昆明方向急进，只见迎面公路上尘土飞扬，有三辆卡车急驶而来。汽车愈来愈近，连国民党那块青天白日的标记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时部队急忙散开，准备战斗。我们几个警卫员也持枪在手，护卫在周副主席的身边。敌人的汽车大概看着形势不对，掉头就要跑。周副主席一边向前走，一边命令部队冲上去，截住敌人的卡车，不准它跑掉。周副主席的话刚说完，一阵枪声，敌人的汽车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停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了。

汽车刚停下，包围汽车的同志便命令车上的敌人下来。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走下车来，强作镇静，大模大样地反问我们：

“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我们有紧急任务，请不要开玩笑了！”

“谁同你开玩笑 你已经作了俘虏！”

我们的同志一边这样轻蔑地回答他，一边缴了他和车上其他敌人的枪。那家伙一听自己做了俘虏，又看到眼前站的是身穿灰军装、头戴红色五星八角帽的人，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张口结舌地说：

“上午还同这里通了电话，怎么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我们一位战士说道，“我们会飞。”

俘虏们举着双手，吓得全身打哆嗦。我们看到平日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军官的那副狼狈相，感到非常好笑。

周副主席简单地审问了俘虏。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，他们是从昆明到曲靖去的，那军官模样的人是薛岳部下的一个副官。汽车上满载着火腿、白药、茶叶等等云南名贵特产，是龙云送给薛岳的。敌人汽车上还有云南地区的军用地图，也成了我

们的胜利品。战斗不大，收获不小。

晚上到了宿营地，部队将缴获的东西送到了司令部，周副主席笑着对朱总司令等首长说：“敌人真是我们的好运输大队，缺什么送什么，而且不要任何报酬……我们正为没有地图发愁，就送来了地图，我们伤员同志缺少药，又送来了药。”说得在场的同志们一阵大笑。

红军指战员的贴心人

长征的红军于 4 月间穿过湘黔公路，突然西进，以一天一百多里的速度，直插云霄，逼近昆明。我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昆明郊区。这一来吓坏了龙云，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都调去守贵阳了，眼看昆明防务空虚，他一面慌忙把昆明附近十来个县的民团统统收拢来守昆明，一面打电报向蒋介石告急。然而我军在昆明附近只是虚晃一枪，随即掉头转向西北，向金沙江挺进。

这时，追兵虽然被我们甩在后面，但是敌人也察觉了我们的行动，经常派出飞机对我们轰炸袭扰，有时还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。

在长征途中，情况越危险，环境越艰苦，周副主席越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机关、部队和别的同志，在防敌人空袭中也是这样。有一天上午，部队正在通过一条公路，突然天空出现了四五架敌机，发现了我们的部队，就俯冲下来轰炸扫射。公路两边虽有些小山包，但都是光秃秃的，不便于大部队隐蔽，我们有的同志对敌人的飞机好像也有点见惯不惊，不大在乎，不很注意隐蔽。周副主席为了保证部队安全，减少伤亡，不顾自

己的安危，站在一个山包的斜坡上，沉着、镇静而又严肃地对部队下达命令说：

“同志们 就地卧倒！就地卧倒！”

正在周副主席指挥部队隐蔽防空的时候，一架敌机对着他站立的山包俯冲过来。我见此情况，实在是吓坏了，便不顾一切，一个箭步向前，拉着首长三两步跑下山坡，卧倒在路边一条很浅的小沟里，我两手撑地伏在周副主席身上。就在我们卧倒的瞬间，敌机丢下的一颗炸弹在离我们很近的公路上爆炸了，溅得我们满身都是泥土，我的背包被弹片打了一个洞，耳朵震得嗡嗡响，周副主席对这种危险情景并不在意，敌机轰炸刚过，他用爱抚的眼光看了看我，就去检查了解部队的情况。由于周副主席的及时指挥，这次敌机轰炸扫射，没有给部队造成什么损失。

周副主席总是这样；当遇到危险情况时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，把自己置之度外；当见到干部战士因伤病、饥饿处于危境时，他宁肯自己不吃不用，克服困难，也要给别人以力所能及的照顾和帮助。他是我们红军指战员的贴心人。在长征路上，有很多同志就是由于受到周副主席的直接关怀才度过难关，胜利到达陕北，至今还在为党工作。

记得在 1935 年 2 月下旬，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扎西出发 回师贵州。这时 天气似乎故意跟我们为难 终日阴雨，下个不停。行军途中 道路泥泞 相当难走 尤其是夜间 谁要不摔跤，那才真算稀罕事呢！虽然从遵义出发以后，党中央批准给他一副担架，但他坐得很少，总是戴着他那顶破斗笠，和我们一样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行军。

有一天 行军到松坎的时候 天已拂晓 雨也渐渐停了。忽

然听到路旁树林子里有呻吟声，周副主席立即停下来，转弯向着发出呻吟声的地方走去。到跟前一看，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，年龄不过二十岁，躺在一棵树下，浑身污泥，脸色苍白，咬紧牙关，两腿一阵阵抖动，看样子伤势很重。周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，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，叫我拿出仅有的一杯热水，慢慢地给他喝下去。这时候，那个负伤的红军战士似乎好了一些，坐起来了。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，知道他是三军团三支队的，姓郭，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了重伤，在膝盖一片血肉模糊。

周副主席关切地抚摸着他的伤处，问道：“很痛吧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不痛。”

“不痛，能走吗？”

那位负伤的同志看了看自己的伤处，很坚强地说：“能走。”

他说着就抬腿想站起来，但身不由己，费了很大劲儿，腿也立不起来。周副主席急忙按住他，说道：

“同志，你伤势这么重，怎么说能走呢？”他扶着负伤的同志，回头喊我：“警卫员，叫担架来。”

我把担架叫来，周副主席亲自把那位负伤的同志扶上去，还在他身上盖了一床毯子。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手是那么轻，动作又是那么稳，唯恐触动伤员一点皮肉，引起伤员的痛苦。看来，这与他平时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，果断利落的性格是多么不同呀！看到这些情形，我们都深深地为周副主席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所感动。那位负伤的同志在周副主席扶他上担架、给他盖毯子的时候，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当周副主席叫担架抬起来走的时候，他才用手擦了一下眼泪，庄严地

对周副主席说：

“我伤好以后，一定要多杀敌人，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！”

情绪是那么激动，语调是那么坚决，听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、刚才还在呻吟的人。周副主席的关怀，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！

还记得我们在由贵州兴仁县向云南疾进时，一天行军途中，二分队的戴镜元同志由于身体不舒服，加上急行军的极度疲劳，走不动了，睡在路边的树底下。在这种地方行军，掉了队是很危险的，往往会被反动的地主武装残害。周副主席见戴同志睡在那里，便过去把他叫起来，很亲切地问了问情况，然后说：

“实在不能走，快起来骑上我的马走吧，掉在这里太危险。”

周副主席叫我牵过马，亲自把戴镜元同志扶上去，自己却步行走着，直到宿营地。戴镜元同志对于首长这种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，一直怀着无限地感激。

长征途中，司令部的一、二、三分队的同志，由于工作关系，比别人都更辛苦。每到宿营地，他们不论白天晚上，都要继续工作。周副主席很关心他们，经常同四分队的同志商量，在物质生活上尽量地给以照顾。炊事员同志也是很辛苦的，周副主席经常到伙房去向他们问寒问暖，鼓励大家。部队在一个地方只要住几天，他都要动员机关干部到伙房帮厨，让炊事员同志休息一下。行军到了宿营地，周副主席只要稍微有点空，就要到各单位去看看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周副主席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，爱护群众，同群众心连心。周副主席的巨大关

怀 体现了党的无比温暖 深刻地教育了群众 有力地促进了党和红军队伍的团结。在红军中 周副主席关怀大家 大家也都从内心里爱戴和尊敬周副主席。他说的话 大家都爱听 他的指示 大家都坚决执行。在周副主席亲切关怀鼓舞下 在他那种光辉品格和献身精神的激励下，使多少红军战士更加自觉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艰苦的长征中 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 紧密团结 互相帮助 前仆后继 英勇杀敌 夺得了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的胜利！

（本文引自《红旗飘飘》作者：魏国禄）

《飘》作者：魏国禄）

长征路上的朱德同志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我在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连当战士。1935年4月，一、四方面军会合时，朱德总司令便离开了一方面军，和我们留在了一起了。警卫连担负着保卫总部首长的任务，因此我们能够荣幸的轮流担任朱总司令的警卫员。长征时我们又跟着朱总司令。当时有几件小事，至今还感动着我，使我永远不忘。

带领全军挖野菜

1936年4、5月间，朱总司令率领红四方面军，继毛主席的长征先遣队之后，二次过草地。行军至甘孜炉霍县境，部队停下来短期休整。根据上次过草地的经验，部队要通过漫长的草地，必须携带足够的粮食和御寒装备，不然就过不去草地，全军就会困死在草地里。因此，休整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军动员，准备粮食。总部要求每人带干粮三十至四十斤，咸盐二斤；另外还要准备毛线衣、毛皮衣、草鞋、帐篷……可是这一带人烟稀少，生活极端贫困，连部队的眼前供应都很困难，哪里去筹备这许多粮食呢？困难当前，朱总司令是怎样领导大家克服的呢？

有一天，朱总司令请来了通司和几个老百姓，笑嘻嘻地询问他们这一带有什么可吃的野菜。开始他们愣怔地盯着朱总司令，闹不清朱总司令问这干什么。经过解释，他们笑了，并比比划划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。朱总司令很满意，立即组织了一个由三大员——炊事员、饲养员、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“野菜调查小组”，委派警卫班长胡光隋同志当组长。大家分头借来了铲刀、提篮和口袋，朱总司令亲自率领我们出发了。

这一日，天气极好，西北草原上的春天，遍地是香花异草。朱总司令满面春风，笑眯眯地走在这一支小队伍的最前面。他身穿一套粗布灰军装，脚穿一双旧布鞋，八角帽上的红五星一闪一闪地放光。几位打扮得很好看的少数民族群众，操着方言土语，跳跃在朱总司令的周围，他们极认真地指手划脚介绍着。朱总司令不时的弯下腰去，识别和挖出一些野菜；他一会儿把野菜用指甲掐掐，一会儿送到鼻子下嗅嗅，兴奋地又说又笑。几个少数民族群众不理解朱总司令为什么会这样愉快，也跟着朱总司令呵呵地憨笑着。

这一天，我们识别了十几种野菜，大家不顾满面汗流，兴奋地挖着，铲着，刨着，直到装满了提篮和口袋，才像扛肥猪似的胜利地奔下山来。

回家后，大家齐动手分类将野菜摘净。接下去轮到炊事班大显身手了。他们将野菜先煮好，浸洗过，然后加酥油烹炒了几种，分别盛在菜盆里。绿油油的炒菜，喷香扑鼻，实在馋人。我们端送给总部首长和总司令。首长们吃了，齐声叫好，说这是自长征以来第一次吃到的新鲜蔬菜。

第二天，朱总司令就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推广起来。各

单位派来了“代表”组成一支四十余人的“采野菜大队”。我们原先的“野菜调查小组”的同志还荣幸地分别作了大队的“推广介绍员”呢！朱总司令仍然亲自率领。队伍浩浩荡荡，犹如一支开赴战场的大军。这一次“战绩”更加辉煌啦！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不知名的野菜，有一些虽然当地群众没吃过，但是同志们曾在家乡吃过。我们统统挖回来；还有一些野菜，看样子很好吃，但谁也没吃过它，我们也将它挖回来请医生化验。提起化验，那时根本没有化验器械，唯一的办法是靠眼睛来分辨野菜煮过后的色泽，或靠舌头品评它的味道。就这样，我们竟采摘了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。

但朱总司令认为这还不行，他又出了个新点子。他吩咐我们将野菜一棵棵分类整理好，用水滋生起来。干什么呢？原来是举办展览会。

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，展览会隆重的开幕了。六十几种奇形怪状的野菜，开天辟地第一次如此神气的成了展览品！它们整齐地排列在红军大学的操场上，一队队，一行行，其中有野韭菜、野蒜、野芹菜、臭蒿子、牛耳大黄……。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兴高采烈地参观着这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展览会。牛耳大黄怪模怪样的伸着牛耳朵——菜子最引人注意。一个红军战士瞪大了眼睛惊讶的叫道：

“这不是中药材吗！”

当时朱总司令正在旁边笑着说：

“是呀！药材也来参加革命了，应当管它叫‘革命菜’！”

大家都笑起来了。

末了，队伍集合在操场上听朱总司令讲话。他说：

“同志们！野菜也是宝，有了它就饿不死人了！……我

要纪念红五月。我号召大家都上山去挖野菜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“哗哗哗”一阵掌声。红军战士们热爱朱总司令，自然都热烈响应了号召。红军大学的许多首长也纷纷上山挖野菜。这一来可真解决了问题，野菜加上油盐顶蔬菜，把它掺在饭里就顶粮食吃，为过草地的吃饭问题，提供了解决办法。

让 马

朱总司令对战士的关怀，真是无微不至，就拿行军来说吧，当通过崎岖狭小的山路时，他总是命饲养员把马停在路旁让部队先过，自己站在一边，像慈祥的父亲般叮咛再叮咛：“同志们，当心一点，别滑下山崖去！”到了宿营地，他就又不顾自己疲倦，东走西瞧瞧，检查部队住下了没有，帐篷搭的牢不牢，会不会被风吹跑，警戒放了没有，脚洗了没有……他常常教导我们说：“我们红军部队是革命的大家庭，同志间要发扬阶级友爱，团结互助。我们长征的每一个同志都是将来的干部，多带出一个同志，就给革命增添一分力量！”他自己正是这样以身作则的好榜样！长征途中，他的马常常是让给走不动的伤病员骑的。

那时候，我们是骑兵警卫班。途中，班长胡光隋同志的马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，从此他只好步行。有一次行军，他的脚碰伤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眼看就要掉队了。后来，这事被朱总司令发现了，他忙亲切地问：

“小胡，脚怎么了，骑上我的马吧！”

没等胡班长答话，他已跳下马来，并吩咐饲养员扶胡班长

上马。胡班长为难了半天，不骑吧，眼看就要掉队了；骑吧，朱总司令这么大年纪给自己让马，心里实在不忍……他正犹豫不决，一抬头，见朱总司令早跑着赶队伍去了。饲养员同志说：

“你就骑上吧！”

胡班长无奈何，这才流着热泪爬上马背。到了宿营地，胡班长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。大家听了，都非常感动。胡班长更是感激，他以后悔的心情像做结论似的说：

“在朱总司令面前，有病要撑着，千万别让他看见，要不他就非让马给你骑……他这么大年纪了，我们骑马让他走路，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呀！”说着眼圈又湿润了。

从此，我们警卫班有马的同志也很少骑马了，路上见了伤病号，都争先恐后的让马。记得过草地时我们班就曾带着五军团机枪连的两个伤员。

“草地”钓鱼

朱总司令很关心部队的文娱生活。长征时没有娱乐器材和娱乐场所，他就号召大家学唱歌。特别强调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歌，并要求我们扛起枪，踏着步子唱。这是最好的娱乐活动，部队走到哪里歌声就到哪里。听到战士们嘹亮的歌声，他满意地说：

“红军战士就要这样，要活泼，要有生气。死气沉沉的人是过不去草地的！”

他自己不仅会唱歌，还很喜欢打球。记得在炉霍休整时，他常常在红军大学的操场上打球。那是什么样的球呀？是红大同学自己用皮子做的：圆溜溜的一个大家伙，里面填满了

草因为没有充气，弹性小，打起来非常吃力。球架子呢，是用几根木柱歪歪斜斜绑成的。朱总司令打的可起劲哩，常常打得气喘吁吁，满身大汗。可是草地上连这样蹩脚的“篮球”和“篮球架”都没有，不能打球怎么办呢？朱总司令有办法，他钓鱼。这真是名副其实的“因地制宜”。草地上到处是川流不息的小溪，潮湿的泥土上蠕动着小蚯蚓，正好可以捉来做鱼饵。行军休息的几十分钟，如果朱总司令没有别的事，他便慢悠悠地拿出钓竿来，挂上小蚯蚓……他常幽默地对我们说：

“大家都来钓鱼呀！鱼肉也可以饱肚子！”

谁都知道，红军过草地是何等艰苦：吃皮带，吃草鞋……但朱总司令却那样蔑视困难！他豪迈、乐观的气魄，感染着每一个人。同志们常常说：“见了朱总司令，一身疲倦就无影无踪了！跟着朱总司令就觉着有依靠，有信心，有希望！”

拾 粪

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，我就离开了朱总司令。

1942年，我到延安党校学习，在开学典礼上才又见到朱总司令。五六年不见，他依然是那么健壮，红光满面的脸庞显得比先前胖多了。他缓步走上讲台，给我们致词，讲学习的重要性，讲学习和实际结合和生产结合的重要意义，最后他要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：亲自动手，丰衣足食……不仅要有战斗知识，还要有生产知识……要搞好生产，要开荒，种地，种菜，喂猪……把边区建设得富饶繁荣！

朱总司令热爱劳动，重视生产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井冈山上的担担子、吃南瓜，在边区率领三五九旅开辟南泥湾，更是人

们常谈的故事。学员们热烈地响应了边学习边生产的号召。

同学们大都是刚从敌后来到了延安的，对党中央所在地——延安的一草一木都感到很新鲜、亲切。在紧张的学习、生产之余，大家总不免要到处游玩游玩。

一天晚饭后，太阳将要西沉，春日阳光的余辉，映红了半边天空。同学们学习了一整天，感到有些疲劳，有人提出到沟口散散步，还有人要进城买东西，于是同学们便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说说笑笑走出了大砭沟——党校驻村。我们同往常一样，一边走，一边天南地北、海阔天空的闲扯着。走着走着，忽然有人压低嗓音叫了一声：

“哎呀，不好了！”

众人被他一叫都愣了，忙停住脚步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这位同学向去王家坪的马路上一指说：

“看，谁来了！”

我们顺手势望去，原来马路上走着一簇人，为首的一人，身穿灰棉袄，手里提着粪筐，正在弯腰拣粪，他后面还有两个警卫员。这是谁呢？“啊！是朱总司令！”同学们终于看清了，大家不约而同的轻声叫起来。要是往日，我们一定会蜂拥迎上前去问好，可是今天，大家就像犯了过错似的，脸又红，心又跳，朱总司令利用休息时间拾粪，而我们却“游手好闲”的游逛，多难为情呀！大家一时慌慌张张，不知怎么办好了。“咱们绕道走吧！”不知谁这样提了一句，这时，大家才像得救似的，急忙从野地里绕过去。这一次，给大家很深的教育，有的同学还十分认真的作起检讨来。

朱总司令拾粪的消息，很快在全校传开了。同学们又看到